



数码小达人 ◎施敏

## 又是一年麦收季

◎刘维香

从银屏上看到祖国大地的小麦收获已进入尾声,联合收割机穿梭在千亩万亩金色的麦浪之中。收割、脱粒、秸秆粉碎一气呵成。金黄饱满的麦粒装上车拉去烘干、销售。让我这个种了一辈子小麦的农民大开眼界,由衷地感叹科技的力量、农业的振兴。

儿时的记忆里,到了小麦成熟的季节,是“三夏”生产最关键的时刻——夏收、夏种、夏管,抢收、抢种刻不容缓。

我的家乡地处鲁中山区。农谚语“芒种三日见麦茬”,意思是说过了“芒种”,小麦就进入成熟期;“麦过夏至连罔死”,就是夏至过后,再不成熟的小麦就停止生长,开始枯萎死掉。所以,种地季节不饶人。到了小麦成熟的季节,生产队的全体社员,男女老少齐动员,学生那时也放假,大约放两周的“麦假”。麦地里一派繁忙景象,有割的、有捆的。小车推,扁担挑,把麦子运出场院。场院是一块很大的土地,经过整平压实,还要泼上水,撒上麦糠,再用碌碡碾压。压好后的场院和水泥地差不多,只是下过雨后要重新再压。运到场院后的麦穗集中堆放好,等到下雨天还要用塑料布盖好,以防发霉。

那时,放假后的大小学生也要去麦田里捡拾落下的麦穗。人们在炎热的夏天挥汗如雨,争分夺秒,力争把小麦颗粒归仓。麦收后把晒干的小麦上交公粮,然后按人口、劳动力等分配给社员。

小麦从田里运到场院,只是夏收工作的一小部分。小麦运到场院的第二天,生产队的会计就按人口将成捆的麦子分给各家各户。那时还要束麦秸,家家户户住的都是草房,把麦秸视为修缮草房顶的唯一原材料。

再就是把长的麦秸和麦穗分离开,剩下带麦粒的麦穗用来脱粒。说起那时脱粒,叫“打麦子”,现在看实在是太原始了。打麦子必须艳阳高照,麦子晒得差不多,越是高温越好,趁热打场。人们把前几天分好的麦穗均匀地摊在院子里,用石头碌碡套上老黄牛,有人牵着在上面不停地转圈碾压。压一遍,还要有人翻一遍,这样不知要重复多少遍,直至把麦穗和麦粒完全分离。最后分离不开的麦糠,只能用簸箕“扬场”。



扬场高手在农村的壮劳力中很受尊敬。要知是不是种地行家,那就要看扬场技术行不行,要根据风向不断调整高度和角度。那时的庄稼人真是辛苦。

再后来,就不用牛拉碌碡打麦子了,有了脱粒机。不用看老天的脸色,不用借助太阳高温就能把小麦脱粒好。

脱粒机作业时就把打好的麦粒初步分离出来。扬场高手也没了用武之地。再后来,脱粒机上自带吹风机,麦粒和麦糠彻底分离,麦粒直接装袋子拿去晾晒,非常方便。再后来,小麦成熟了,用镰刀割下捆好,运到地头,准备好大点的蛇皮袋就开始脱粒,既省工又省力,这样的麦收方式延续至今。

现在我们那边,很少有人种小麦了,多数土地是种玉米。现在想吃白面了,就和城里人一样去超市里买。

打好的麦粒需要晒干,还是要靠老天的赏赐。这个季节雨天比较多,晒上小麦还要到地里种玉米。有时一片乌云袭来要下雨了,就得赶紧跑回去收小麦。有一次,林家的小麦晒在斜坡上,雨来时没能及时收好,麦粒被冲走了,让人十分心疼。

小麦的晾晒十分关键。机器脱粒后的小麦水分特别大,要是不及时晾晒是会发霉的,严重的直接不能食用。

打下的麦粒要是赶上阴雨天不能晒,也绝不能装在袋子里存放,在袋子里一晚上,小麦变质很快。记得用室内的地面,尽量铺薄一点摊开晾着,等天气好的时候再拿到太阳底下晒。

记得天气晴朗、艳阳高照时晾晒小麦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。各家各户物尽其用,把能用的都用上,比如席子、床单、被面、蛇皮袋,五颜六色,各式各样。晒小麦需要铺平整些,光照时间尽量长才能晒得快。阳光充足时要晒得薄点,一般三、四天就晒八九成干了,放上个十天半月也不会变质。后面等待太阳好了,再晒一天即可入仓。

现在不种小麦了,但麦收时在场院里用碌碡打场的场景仍历历在目。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。”珍惜粮食,珍惜盘中餐。



## 夏至

◎张健

日晷的指针垂直沉落,  
正午的蝉鸣煮沸了空气。  
而我的退休证静躺在抽屉深处,  
像一片被遗忘的桑叶,  
裹住半生缠绕的丝。

龙游河的荷叶,  
铺展成巨大翠镜,  
映照出云朵的漂泊。  
从前我伏案的身影,  
竟被水波揉碎,  
又轻轻拼合为浮萍。

邻家蚕房的门半掩,  
蚕咀嚼着光阴,  
吐出的丝线如银亮算珠,  
串起无数晨昏。  
我的算盘终归安眠,  
在抽屉深处,与旧账本一同缄默。

忽然雷声滚过范公堤,

天空泼下炽热的墨。  
雨珠在瓦片上跳跃,  
敲打东大街的黄昏。  
我独坐竹椅,  
隔窗点数水洼里,  
无数个破碎又完整的涟漪。

水缸在房檐下晒着脊背,  
它已蓄满日光的醇浆。  
白兰花与栀子,  
在鬓边交换暗语,  
蒲扇摇碎的慢时光,  
慢慢渗入青瓷茶盏,  
浮着几瓣未化的蝶影。

当暮色镀亮泡桐树叶,  
我抚平衣襟的褶皱,  
像抚平外城河最后波纹。  
夏至,你炽热漫长的光,  
熔铸了所有奔波,  
终将磨亮所有归途。



## 考神

◎杨谔

前几时高考中考,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去庙里烧香拜佛,有网友说:“应该多拜拜张謇,状元张謇才是考神。”

张謇自小聪颖过人,5岁时已能背诵《千字文》,大人喜之,遂令随伯仲叔三兄入邻塾。12岁那年,一日西亭宋蓬山先生见一武弁骑马从门前经过,遂以“人骑白马门前去”命对,张謇以“我踏金鳌海上来”以应。师、父喜甚。16岁,中二十六名附学生员;18岁,取得科试一等十六名的好成绩。随后几年,科试屡佳,乡试屡蹶。1877年,25岁的张謇参加岁试,经古制艺正覆四场,皆列第一。学使大人赞赏,提笔批道:“冰雪雷霆,得未曾有,浩歌倘恍,犹见晞发遗音。诗有独立苍茫之慨。”“议论具有精英,非泛为炳炳琅琅者。经文古藻纷披。”“灵气往来,健笔独扛。”

封建社会的科举考试,越有才气者越有可能蹉跎连连,因此,张謇的接连失利并不奇怪。1876年,乡试发榜前夜,张謇似乎也是边读“闲书”边候榜,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道:“蚤,闻人声寂然,知又落孙山矣,然以为相识中应有人也,起询之,则差弁以乍夜四更起,以营中一军皆墨,故噤不声……诸所钦服者皆被黜,余亦何憾。”“余亦何憾”四字说得好轻松,然大半应是实话,因为青年张謇确实足够浪漫与洒脱。老师赵菊泉劝他收敛锋芒:“佳者独抒己见而不背法,可希作者,但场屋不可如此。士三年一试,经不得率尔人几度挫折。”赵师的言外之意是:若不顾选录标准这一现实,一味驰骋个性与理想,那将不是浪漫洒脱,而是轻率不负责任。1879年,经古复试、科试复试张謇均列第一,学使大人在给予高度评价后叮嘱说:“场中作文,不必摹高,但平实足矣。字,场中切忌帖体,慎之!”学使所言,实为科考之秘诀,亦为当时官场之秘诀!张謇接受了老师们的建议,后来有一段时间天天大练特练“大卷”,定临《郭家庙碑》为晨课。

33岁那年,张謇终于考中了举人,但在随后的会试中连连受挫。1892年,张謇已经40岁了,那年的礼部会试在他的潜意识中还是有较大把握的。不过那把握不是来自对文章的自信,而是来自与考官的“关系”。那年会试总裁是翁同龢、祈世长、霍穆欢、李端棻。张謇在日记中写道:“翁固乙酉座师,祈覆试一等师,李国子监受知师也。”结果却再次“见放”。原因并不是恩师们忘了他这位学生,而是细心地“寻找”这位学生的试卷有意加以拔擢,结果找错了试卷,拆封一看,是常州刘可毅的卷子。张謇只能叹息说:“可以悟命矣。”至此,他自己总结说:“计余乡试六度,会试四度,凡九十日;县州考、岁科试、优行、考到、录科等试,十余度,凡三十日。综凡四月,不可谓不久,年又四十矣,父母必怜之,其不可已乎,乃尽摒试具。”

试问:这世上有像他这样屡受折磨的“考神”吗?

1894年,张謇42岁,是年慈禧太后六十万寿,设恩科会试。心灰意冷的张謇准备放弃考试,张父知道后说:“儿试诚苦,但几年未老,我老而不耄,可再试一回。”张父之坚持,或许有一雪当年“冒籍风波”之耻的心思,一向孝顺的张謇心知父意,不敢违抗,然意有所怯,迟迟乃行。特别有趣的是他的试具是在考前“杂借之友人”。“有心栽花花不开,无心插柳柳成荫”,偏偏是很不情愿的这次,他中了,而且还是状元。

张謇中状元不重要,重要的是有一个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、强毅力行、名字叫张謇的人中了状元。

“科名不足轻重,要当多读书,厚根柢,成有用之才。”这是146年前,夏公在江阴试院对青年张謇说的一番话。张謇记了一辈子,也力行了一辈子。如果把人来到这世上走一遭当作是参加了一场考试,那么张謇无疑是名副其实的考神、状元。